



裴德丽向小记者演示面塑艺术。本报记者 周国芳 摄

小记者们课后向“波姐”讨教。 本报记者 周国芳 摄

手中面团变白兔，神奇！

写作要天马行空，牢记！



在一个平常的夏夜,演唱家——蝉在树梢一展歌喉,闷热的微风吹拂着电线那纤细的身体。小主人像往常一样,干净利落地写完作业,收拾好书包,早早地上床了。但在他那普通的笔袋内,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场特殊的会议。

“我认为,我们不能再呆在这狭小的空间内了……”首先发表意见的是皮肤黝黑的钢笔先生。

话音未落,立刻被傲慢的橡皮所发出的浑厚声音打断了,“哼!你这个不知足的家伙,主人对我们那么好,他要是知道了你这么想,早把你扔了”。

“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!”钢笔先生立刻反驳道。

他俩吵得不可开交,最后是圆规让他们两个闭上了嘴,“你们都别吵了——”虽然他俩闭了嘴,但仍然怒视相对。

其他文具们也分成两拨,分别站到了钢笔和橡皮的后面。钢笔先生、铅笔弟弟、

文具出逃记 济南市舜耕小学四年级七班 杨铖

美工刀爷爷主张看看外面的世界,而橡皮、可擦笔先生和直尺三个文具则知足现在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橡皮组的成员少,但嘴很硬。

“哼!你们不就是多了几个‘人’吗?我们才不怕呢!”橡皮说。

“没想到,你们还挺有志气。那又怎样?!我们才不怕你们呢!”说完,钢笔先生率领队伍,旁若无人地由美工刀把笔袋的拉链划开,大步向外走去。

他们要经历的第一个障碍是从笔袋所在的书包里出去。这对于文具们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问题。因为书包太高了,中间还横七竖八地插着几堵偌大的围墙——课本。

他们决定采取叠罗汉的方式,从书包里出去。最后一层叠完,足足用了三个小时。失败了无数次,但他们的意志仍未被打垮,所有文具心中只有一个目标,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出去!

当看到书包外面的世界时,钢笔兴奋

地欢呼起来,甚至有点得意忘形了。直到书包里传来文具们的呻吟声,就连“橡皮党”也很好奇,他那混沌的头脑才清醒过来。他利落地翻出书包,找到一段不算长的麻绳,吃力地搬回书包旁,把绳子的一头扔进书包,让其他文具顺着绳子往上爬。

文具们顺着绳子爬出了书包,十分高兴。面对走向世界的第一步,他们开心极了。文具们排好整齐的队列,一个一个地跳下桌子,向房间外面走去。

还没出房间,就响起了一阵女声:“小明!起床啦!今天要早去上学。”

“知道了,我这就起床。”

“咦——文具怎么都出来了?”小主人一下床,便看到了满地的文具。连忙把他们全都收拾回了笔袋里,还从上面加了锁。

就这样,文具的计划没成功,却比以前更加团结了。虽然橡皮和钢笔仍然怒视相对,但相比从前,变得好多了。

飞翔吧,鹦鹉 济南经十一路小学四年级三班 孔润喧

淑女”。它从来不会大声啼叫,还经常低着头,用嘴挠身上的羽毛,好像女孩子在梳妆打扮似的。它的背部黑白相间,很像麻雀的样子,它的腹部是蓝色的,像蓝宝石一样漂亮。

淘淘和丽丽就像我们小孩子一样,说关系好吧,它们的确有时候又是亲嘴又是拥抱;说关系差吧,它们有时候为了一块食物,也能拼个你死我活。

它们来到家里几天后,突然发现两只鹦鹉有点无精打采,饭也不吃,水也不喝,

觉也不睡,像得了忧郁症一样。

我问爸爸:“为什么它们不快乐呢?”爸爸说:“或许它们想爸爸、妈妈,想森林里的小伙伴了吧!”一瞬间,我仿佛明白了,是啊,失去了自由又怎么能感受到快乐呢?

我说:“我们不如把它俩放回森林吧!”爸爸对我赞许地点了点头。

我打开了鸟笼,两只鹦鹉立刻精神大振,一霎间冲出鸟笼,飞向天空。

指导老师:孙潇童

